

□ 李俊涛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在鄢陵交战，齐国兵马追上了一位在旷野上逃亡的鲁国女子，女携两儿，手里扯着一个，怀中抱着一个。怀中小儿正在吃饼，手里扯的略大一些的孩子哇哇哭着说：“娘，我饿，我饿……”齐兵欲杀母子三人，齐将拦了一下，问女子：“为什么不把饼分给大儿一些？”女子悲怆万分地说：“大儿是我亲生子，小儿是我娘家侄。如今兵荒马乱，娘家只剩此子，我所带食物难以活命两人，宁舍亲生子，要保娘家根。”齐将闻之，心中大恸，感慨于女子高义和生灵涂炭，遂罢兵戈，女子三人捎带着鄢陵也得以保全。后人感女子功德，在现在的义女村建庙颂之，后来这个村庄渐渐叫成了“义女”。

去年11月初，因为疫情防控到鄢陵县大马镇义女村住了几天。工作中在村中游走，见到了义女的石雕像和两通分别立于清光绪年间和当代的石碑，碑文讲述了义女的故事。

石头上刻字不易，所以记事极简略，常常导致语焉不详。我看后脑子里冒出一串问号。齐国和鲁国都在山东，为什么跑到鄢陵打仗？彼时交通不便，鲁国人孔子游历各国，从曲阜出发，带着一帮学生，拉了一路赞助，走到现在的周口淮阳尚且差点儿饿死。鲁国这个女子是怎么从几百里外地出嫁到更远的鄢陵的？她的娘家又是怎么送过来的？“宁舍亲生子，要保娘家根”。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听了这话我心里有点儿不得劲：亲生子

有什么错？他为什么就该被舍弃？舍弃亲生子时，考虑过孩子他爹的感受吗？

回家之后查了点儿资料，发现鲁国和齐国真有可能在鄢陵打过仗，鲁国女子出嫁到鄢陵也能成立。

春秋和战国是两个历史时期，到了战国时，鲁国已为楚国所灭，所以鄢陵义女的故事如果存在，只可能发生在春秋时期。春秋时期，许昌这一片叫许国。许国是个小国，在地理上是中原要冲、九州通衢，且土地平旷、宜于农耕，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生存，许国几百年都是小心周旋于周边大国之间。饶是如此，仍然避免不了被误伤的命运，经常出现大国争斗却把战场放到许国地面上的情况。春秋时期，仅发生在鄢陵的著名战役就有晋楚鄢陵之战、郑伯克段于鄢。

许国国土之中有一块鲁国的飞地，就是现在建安区陈曹乡许庄村那一带，是鲁国国君前往泰山祭祀的朝宿之邑，既然是鲁国拥有的土地，且鲁国是周朝的宗亲之国、大国，想必当时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都会以鲁国人自居。我猜想义女可能是从这个“鲁国”出嫁到大马镇的，从陈曹乡到大马镇，中

间只隔了一个陈化店镇。

至于齐鲁两国打仗，那是经常打，作为邻国，彼此都有觊觎之心，几百年都在互掐。鲁国虽为周王朝的宗亲之国，地位高贵，但也有宗亲国常犯的毛病，就是迂腐、任人唯亲，导致国力不强。齐国的首任国君是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灭商后，被封国建邦。祖辈相传的打仗和用人水平让齐国国力强盛，经常把鲁国揍得灰头土脸。

鲁国和齐国的军队跑到许昌地面上打仗，就得说到前面提到过的郑伯。郑伯就是郑庄公，是郑国的国君，在鄢陵杀死了意图与他争夺王位的弟弟共叔段，巩固了王权之后，就开始一天到晚想一件事——实现“郑许一体化”，把许国吞并了。公元前712年，郑庄公以许国不听周天子号令为由，约齐国、鲁国联合攻打许国，相约谁先攻陷许国都城，谁就有权分割许国土地。在郑、齐、鲁三国夹击之下，许国城破。也许就是在这次战争中，互相看不顺眼的齐鲁两国因为分赃不均，或者齐国早就想收拾鲁国，一石二鸟，出一次兵顺便在许国又把鲁国打了一顿。鲁国飞地许田会是齐国的重要攻击目标，义女娘家人为了血脉存续将其侄子送到了义

女家中，不料想战火很快烧到了鄢陵，历史的天空之下，残酷的战争逼迫着一个弱女子作出了心如刀绞的抉择。

义女的高义毋庸置疑。在侄子成了孤儿，兵荒马乱、自身生活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她接受娘家人的托付，收养了这个孩子。她想平平安安把孩子养大，没想到极致的生存压迫向她袭来。彼时彼地，无论她做出何种选择都会是一生的痛。选择侄子，不仅是对不起儿子和丈夫，作为母亲她首先会承受了巨大的心灵痛苦，还有比一个母亲被迫放弃自己的孩子更残忍的事情吗？选择儿子，对不起侄子、娘家，姑姑对侄子的亲仅次于亲生子呀。三人共同赴死，则是对长辈养育后代职责的推卸。危难之际，她选择了更为幼小的侄子，选择了忠于托付，选择了舍己为人。造就悲剧的是战争的发动者，脱离战争环境对义女的任何苛求，都摆脱不了道德上的虚伪。

事实上，当面临亡国灭种的倾覆之难时，民众对于义的要求是高于亲的。此时唯有义成为群体的共同价值取向，家国才会有存续的希望。春秋时还有一个更加撕裂人心的救孤故事——程婴救孤。程婴为

了义，用自己的儿子换了朋友的儿子一命。当把朋友的儿子抚养成人，程婴再也无法忍受对于儿子、妻子的愧疚，自尽而亡。义女以自己的义救了两个孩子、一方百姓，但我想她生都会对自己的儿子有愧疚之情，害怕儿子哪天突然问她：“娘，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舍弃我呀？”

当代人听到“宁舍亲生子，要保娘家根”的说法心里不得劲，一方面是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进行了不高明的加工。彼时义女优先把饼喂给侄子，我觉得首先是善良民众在亲朋交往中先人后己的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尚在襁褓中的侄子对困苦的耐受程度更低。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扶弟魔”现象的厌恶。那些压榨女儿供养娘家的现象根本不是义，是道德绑架。义是由己及人、标准统一的道德要求，但压榨女儿的人都是“一面迷”，自己对包括侄子在内的亲人也就是那么回事。

在义女村，义女的千年教化形成了家庭孝老爱亲、邻里守望相助的淳朴民风。村里每年都举办孝善文化节，为老年人唱大戏、包饺子。2021年“7·20”暴雨后，部分群众疏散到义女村，村中妇女家家烙菜馍、油馍，为灾民做了好几天饭。疫情吃紧时，也是这种民风，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携度过了艰难时刻。

义女面容平和地矗立在义女村头，她一定祈望着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永远不再经历人生的痛苦抉择，每个人都可以踏实安稳地过好每一天。

总第一四四六期



## 年是一首浪漫的诗

□ 马亚伟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年，你一定会说热闹、喜庆、盛大之类的，很少有人想到年是浪漫和诗意的。其实，很多节日都带有浪漫和诗意色彩。节日是人们在平淡生活之中追求的心灵慰藉，也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集中体现，当然是闪着光彩的日子。我以为，年是一首浪漫的诗。

年是一首浪漫的诗，最善于渲染和铺垫。年这首浪漫的诗，从腊月里就开始铺垫了。进了腊月门，人们的生活仿佛有了平平仄仄的节奏。人们腌腊肉，做腊肠，整个腊月氤氲在香气之中，为年的完美出场做准备。小孩子们高声唱起来：“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大年三十熬一宿，除夕饺子年年有。”吃过腊八粥，一首年的长诗就开始渲染气氛了。紧锣密鼓的年事活动，仿佛是一组力量有气势的排比句一般，把盛大热闹的气氛烘托出来。年这首浪漫的诗，在人们的期待中，有了生动的画面，有了丰富的内涵。

年是一首浪漫的诗，吟诵出最炽热的情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节日，会像我们中国人的年这样盛况空前。人们在年的召唤下，制作美食，载歌载舞，奔赴家乡，欢聚一堂，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让积蓄了一年的情感迸发出来。回首走过的历程，我们经历过春的生机，夏的繁荣，秋的收获，冬的积蓄，终于迎来了年。年是我们对自己的犒赏，也是我们向生活表达敬意的方式。民俗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抒情诗，而过年的习俗最为繁复和精彩。丰富多彩的年俗，充满着浪漫色彩。人们用比喻、想象和夸张等修辞手法，把年营造成一首大型抒情诗。我们在年到来的时刻，唱出了生活之曲的最强音，酣畅淋漓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情。每一个字眼都是热烈的，每一个诗句都是昂扬的。浪漫的年，充分调动起人们的想象和热情，让我们的内心激荡起炽热的情感。一年的情感，浓缩在这首诗里面；一年的希望，也隐含在这首诗里面。

年是一首浪漫的诗，表达吉祥幸福的主题。我们之所以重视年这个节日，就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一年初始的日子，表达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过年的时候，最富有仪式感。每一个隆重的仪式里面，都有我们虔诚的祈愿。岁岁平安，年年幸福，未来可期，明天更美。这些吉祥的祝福，何尝不是我们为生活写下的美好诗句？我们把年过好，就可以给自己一个良好的心理暗示：我们将要面对的一年，会是顺心如意的。我们还会通过年这样的节日，凝聚亲人之间的情感，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年表达的主题，才是生活的真正内涵。

年是一首浪漫的诗，有着色彩鲜明的章节，有着欢乐喜庆的韵脚，有着热烈激昂的节奏。我们为年而歌，为年而唱，把幸福牢牢攥在手心里。

年是一首浪漫的诗，岁月是精彩的华章。站在新春的起点上，我们为幸福高声呐喊，为未来深情颂歌。拥抱精彩纷呈的年，就是在拥抱幸福美好的生活！

## 卖石磙

□ 刘喜芳

傍晚，老农放羊回家途中烟瘾犯了，口袋里的香烟昨晚就被老伴儿没收了，偷藏的几支烟下午也早早吸完了。百无聊赖之际，看见路上过来一个脚蹬三轮车嘴叼烟卷的中年人，三轮车上放着一小捆破纸箱子。老农笑着打招呼说：“老弟，收破烂的吧！俺家有个放多年不用的老式打麦机，恁要不想要？”

收破烂的一听有生意，立即站住，下了三轮车笑着问：“老哥，要啊！”说着走到路边的老农跟前递上一支烟接着说：“恁的打麦机在哪儿？咱过去瞅瞅！”

放羊老农两眼直直地盯着香烟，咽了一口吐沫不好意思地半推半就地说：“我这烟都戒三天了，不，不吸吧！”

收破烂的赶忙递上火说：“老哥，烟会好断？我这几年断几百回都没断了，来，抽一根吧，提提神！”

老农引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似冬季享受温暖阳光一般面朝天眯着眼稍停了一下，张嘴对准羊头吐出一个圆圆的大烟圈，紧接着又猛吸几口，才慢腾腾地说：“中啊，恁要是收这破玩意儿，咱去瞅瞅，不过这家伙老沉了，外边的木头框子都快沤不中了！恁给多少钱一斤？”

收破烂的笑嘻嘻地说：“老哥，最近破铜烂铁习不上价，天快黑了，我今天生意也不好，这样吧，权当收摊图个吉利，废铁就八毛钱一斤，中了我去带走。”

老农弹掉快烧到手指的烟灰说：“兄弟你也是个爽快人，中！”

收破烂的慌忙双手递上第二支香烟，说：“老哥，那咱一路去看看吧！”

老农接过香烟说：“中啊，我撵着羊慢，你先顺着这路到前面不远的村口超市，就在路边空地上放着哩。”

收破烂的满脸堆笑地说：“老哥，咱俩一路吧，咱说话怪对劲儿，多喷会儿！”

走到超市门口，收破烂的环视四周后，掏出最后一支烟，一只手递给老农另一只手扔掉烟盒说：“老哥，你的老式打麦机在哪儿搁着啊？”

老农接过烟，对上火，吸了一口，哈哈一笑，指着路边草窝里的石磙说：“这不是吗？你拉走吧！”

“这是卖石磙的，你咋说是卖打麦机啊？”收破烂的惊愕地瞪着双眼责怪道：“老哥，你这是要我啊！”

老农不紧不慢地说：“俺跟你说的是这老式打麦机，当年大家都是用它碾场打麦子，这错不了吧！”

收破烂的铁青着脸大声说：“这东西哪儿有铁！”

老农脸色一沉，也提高了腔调并阴阳怪气地回答道：“老弟，这家伙咋会没铁哩！你看这石磙中间的肚脐眼里，不是镶嵌着铁吗？别急，我回家去给你拿个瓶子，你凿下来拿走就行。俺看在你这半包香烟的份上，就不要钱，送给你啦！”

收破烂的脸都气紫了，嘟囔了几句只有自己能听明白的话，踏上三轮车，一溜烟跑了……

## “许昌人”记

□ 赵献东

宇宙洪荒，沧海桑田，物种进化，历史斑斓；人类起源，筚路蓝缕，两种观点，相持多年。或曰：非洲根脉，四方繁衍；或曰：多地并行，互动交融。双方旁征博引，各抒己见，二者取一，实属困难。丁亥岁末，“许昌人”见，云雾待拨，助解谜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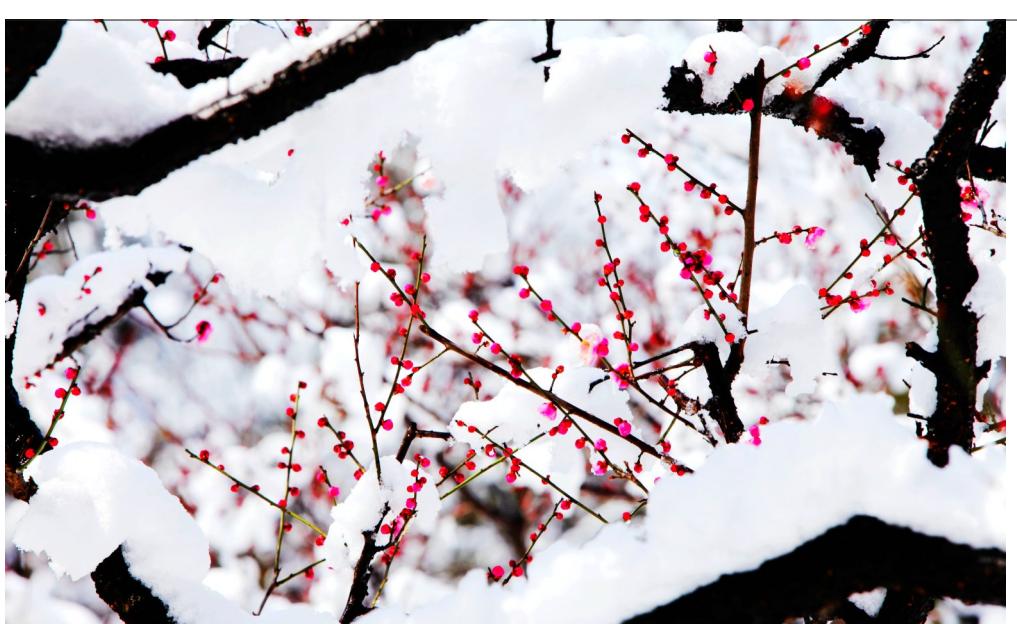
“许昌人”者，伏居嵩岳之麓，颍水之畔，许昌城西，灵井村

边。其地也，西临山川，东接平原，灵泉瑞溢，终年不断，旱而不涸，涝而不漫。

乙酉之春，考古再探，天道酬勤，百器呈现。越三年，突然间，奇石出，状如碗，头盖骨，色如土，测其龄，十万年。石破天惊，重大发现。

万世之秘，一朝露真，全球震惊，学界哗然。距今一百七十万，八十万，五十万，二十万，一十万，三万年……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金牛人，许昌人，

(原载2022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



雪中红梅 吕科摄

□ 王国谦

法群爷和法群奶奶是我童年时的邻居。发群爷是半盲，俩眼窝深陷，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说书先生。他早年未娶，50多岁才娶了老伴儿。法群奶奶是天生的罗锅。俩人无子嗣，俩人经常像年轻情人一样，吵嘴、戏骂、和好，很多时候还拿着对方的生理缺陷开涮，都不气恼。骂罢，俩人像孩子似的笑笑。街坊邻居都说这老两口儿“没正形儿”。

除此之外，法群爷的咳嗽也颇为不凡，格外响亮。我们两家的屋子透声。每到早晨，法群爷那声震寰宇的咳嗽声总能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觉得他的咳嗽声比鸡鸣都准。他用独特的声音告诉左右前后邻居，天要明了。我敢说，我们那片儿的人家，都能够黎明即起，发群爷“功不可没”。

法群爷说书，是远近闻名的。每到冬春季节，农闲了，法群爷就背着用布袋装着的弦子，后边跟着罗锅小脚的法群奶奶，去禹密交界的山北说书。在清冷的冬月下，留下的是法群爷那声震十里八村的

## 法群爷

咳嗽声和俩人的打情骂俏声。据说，法群爷说书，能开大本头戏。比如，《呼延庆打擂》《刘墉下南京》《杨家将》《瓦岗寨秦琼》等。在山北说书很受欢迎。一扎住场子，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俩月都不挪地方。法群爷甚至成了我们村去山北的名片。谁到山北做生意，如果晚上赶不上店铺，一提法群爷，马上有吃有住。听说他在山北收的还有女徒弟，还听说他对徒弟可严了。一句唱不好就打她。可我从来没见到过法群爷发脾气。我想象不出来，法群爷打人会是什么样子。

法群爷一出去说书，听不到了他的咳嗽声，我经常睡到太阳多高了，还不想起来。直到过罢小满，该收麦了，法群爷的咳嗽声会不定从哪天早晨，重新响彻四邻的院子——法群爷回来了。偶尔，法群奶奶会捧一大把山杏或核桃送过来。说书戛然而止。谁再将，法群爷也不会再说了，除非明天再来。又一次，法群爷正说到高潮处，突然“咔嚓”一声，床的一头连人都坐下去了。两根床腿压折了。第二天，好听书者，搬了几块土坯支着。晚上继续听，床上照样还是横七竖八坐着十几个人。村上人就这样免费听书了。

过罢灯节。法群爷老两口儿，就又背起弦子过山说书去了。直到麦口才回来。

1966年，这种年复一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因为说书被批成了“四旧”。法群爷老两口儿也只能在家锛锄头、打牛腿了。可老两口儿身体残疾，且年事已高，平时也没有安置犁耙这些农具，干活很困难。比如出红薯，别家都是用小车推，架子车拉，很快就拉到家了。可老两口儿每次用箩头挑一点点，有时到半夜也挑不回去。好在老两口

儿还是一路打情骂俏。到春节前后，好多人在家向神佛许愿还愿，把法群爷请到家里，偷偷关上门说书。说罢，一般是管一顿臊子面条，或者再给几个蒸馍。

后来，法群奶奶走在了法群爷头里。老头儿落单了，眼窝更加深陷，简直像两个黑窟窿。吃饭也是饥三顿饱一顿的，衣裳穿得满身饭渍。村子里再也听不到老两口儿对骂的“露能话”了。连法群爷的咳嗽声也很少听到。

“文革”结束了，又兴说书唱旧戏了。可法群爷实在太老了，实在说不动了。偶尔见他冬天坐在村西头关爷庙时，没看到法群爷在那儿坐。我问起法群爷时，一位嫂子淡淡地笑着说：“早下地看庄稼去了。”我癔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是死了。

对，我想起来了：当年把法群爷的床腿压折的就有她。